

目 录

西山埋铮骨 浩气贯长虹

- 彭楚藩烈士事略……………姜昭文（1）
吴兆麟传略……………潘仕良（8）
先父朱峙三先生事略……………朱迟生（16）

- 黎炳元先生的简要生平……………危寿铿（23）
抗日战争中的黎炳元先生……………郭 飞（26）
解放初期的黎炳元先生……………龚大才（29）
黎炳元的经商法门……………姜学群（31）

- 石潭龙自述……………（34）

- 抗日战争时期“成部”在鄂城活动始末……安 平（48）

书家自古如名将 一代天生不几人

- 张裕钊先生生平……………方彬如 周志保（69）
〔附1〕张裕钊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
……………陈方既（83）
〔附2〕张裕钊与宫岛咏士间的情谊
……………（日）宫住和晃（87）

楚中爱国诗人杜茶村.....邓思华(90)

✓鄂州建制沿革.....(95)

鄂州名胜

东坡赤壁.....邱娅玲(99)

鄂城西山.....李树华(103)

万里长江第一阁——观音阁

.....李振波 张昌达(107)

青云塔.....丰应松 熊昌卜(110)

历代名人与安国寺.....刘 洪(116)

河东书院.....熊昌卜(126)

西山埋铮骨 浩气贯长虹

——彭楚藩烈士事略

姜 昭 文

辛亥革命烈士彭楚藩，字任之，号青云，生于一八八四年。世居武昌（今鄂城）东门。祖父彭雪亭清末为武昌县马号（旧时官方送文书档案人员），后迁居华容凉亭。其父彭愚村为武昌中书吏。楚藩自幼聪颖，读书过目不忘。年二十在华容广福寺执教，其间有同乡密传《猛回头》、《革命军》等革命书刊，他深受感动，决意投笔从戎。一九〇六年，考入张之洞所属湖北新兵营，在鄂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。一九一一年夏，又考入宪兵营，后升为正目。时湖北境内，军、学各界有许多革命团体，均在进行活动。彭因受同盟会革命宣传之影响，先后加入军内两大革命组织——共进会和文学社，并利用宪兵身份，在军中致力发展会员和社员，积极宣传革命。因此，深得大家敬重，被推举为两革命组织在宪兵营中的代表、军务筹备员、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。自此，彭楚藩在武昌（今武汉市武昌区）楚雄楼十号、小朝街八十五号、胭脂巷十一号、蛇山抱冰堂、黄土坡以及他的住宅平湖门等地进行革命活动，经常与革命党人

孙武、刘公、刘静庵、蒋翊武、刘复基、熊秉坤、邓玉麟、宋教仁等人一起研究反清起义之事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晚，因汉口宝善里革命机关遭到破坏，彭与革命党人刘复基、蒋翊武等人在小朝街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起义之事，突然遭到清军军警包围，彭、刘二人当场被捕。当晚清军事参议官铁忠等人在清督署紧急会审，铁忠见彭是宪兵营正目，恐宪兵营出现党人，连累其在宪兵营任管带的亲戚，欲借故开脱彭，对彭说：“你是抓革命党人的宪兵吧？”彭挺身自认道：“我不是抓革命党人的宪兵，正是宪兵营中的革命党人！”审讯中，彭慷慨陈词道：“清庭昏庸，割地媚外，将国权国土拱手送人。”“你们这般民族败类，不管湖北人民死活，多方压榨，使人民皮骨仅存。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沉沦，要伸救国救种大义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。死吓不倒革命党人，要杀便杀，何必多问！”审讯之贼闻之相顾失色，两旁衙役目瞪口呆。铁忠知不可屈，经稟明总督瑞澂，推出斩首。刑前，彭与刘复基、杨洪胜大声疾呼：

“我为中华四万万人受死，决不畏惧，但望中华同胞，齐心同德，不怕牺牲，推翻清朝专制！”“中华万岁！”十日（辛亥年八月十九日）凌晨四点，彭、刘、杨被斩首于武昌督署辕门。据目睹者言，彭临刑致死不屈，昂首挺胸，头落地双眼不闭，身兀立片刻不倒。

烈士慷慨悲歌，为推翻清朝捐躯的壮举，一时传遍武汉三镇，唤起了民众觉醒，激起了革命高潮。革命党人更是捶胸顿足，矢志复仇。起义已如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当晚九时，工程营首先打响第一枪，革命党人踏着先烈的

血迹，高喊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楚虽三烈，覆清必楚。三烈在前，我们在后”的口号，猛攻督署。经一夜浴血奋战，十一日首义成功。全国各省通电响应，从此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。

武昌起义后，革命党人找到彭烈士尸身和首级，拍下照片，将尸、首缝合后，飞报华容。彭父愚村星夜赶到武昌，不胜悲恸。众人将烈士装棺入殓后，停放在武昌紫阳路皇殿内。烈士之妻秦玉枝携女彭宜娣（小藩）随即也赶到武昌，悲痛欲绝，日夜守候在棺旁，革命党人纷纷临殿祭吊。

其时清庭调兵南下，汉口、汉阳战事激烈。彭烈士棺木一直停放于皇殿。辛亥冬，武昌军政府为烈士的安葬地与彭父磋商。彭父言其祖籍鄂城，西山有祖坟，宜葬西山。于是武昌军政府令开吊三日后移棺鄂城。移棺的当天，烈士棺木前扎龙头，后扎龙尾，三十二人摇龙抬棺，鼓乐军号开道，旗幡蔽日，二百士兵列队护棺，千百幅黄、白绫绢挽联绵延二里。武昌全城闭市，机关、工厂、商贾及居民沿街摆设香案祭品，挥泪拜送。六岁的彭小藩披麻戴孝，泪洒孝衫，由其叔父牵引，向诸家祭案作揖道别。南京临时军政府副总统、湖北都督黎元洪及武昌督军要员，亲自送至武昌船码头，并委派“四大金刚”蔡济民、徐达明（鄂州段店人）、吴醒汉、王文锦主持葬事。一火轮载棺及亲属，一火轮载护送士兵，二十炮船护航出武汉港，沿长江直下至葛店沐鹄港起坡，乡人亦集港码头恭迎。棺在葛店镇当街而下，居民持香跪接，全镇俱供香案。葛店镇至华容凉亭二十里路途，乡民扶老携幼于

道两旁，举黄、白、绿三色纸旗迎候。棺在凉亭烈士故里停七日。亲戚、师友、乡亲纷纷前往祭吊，挽联、悼词挂满奠堂。烈士当年的老师谢秀川挽联上书：“岂有将军怕断头，男儿一死足千秋。欲兴汉室驱狼虎，耻事清庭作马牛。申叔谋犹堪霸业，武侯经济在扶刘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暗流。”云鹤鸣先生诗曰：“孝孺舌断血成碧，子胥头断眼尚睁。民国前途遗恨在，江流呜咽作悲鸣。”棺至鄂城，市民及军政人员、士绅名流烧香化纸、燃放鞭炮、设案祭奠、把酒酹江，鼓乐喧天，隆重迎送西山。

彭父按风水先生的意思，择西山灵泉寺大雄宝殿后为墓地。寺中姓江的老和尚说：“此地原为佛庙废基，相传清代有官人曾葬于此，自此寺中钟鼓不鸣，后被迫迁葬。”彭父说：“若我儿葬此，寺中钟鼓亦有不鸣，我当迁葬别地。”葬礼由江和尚主持，徐达明主祭。当时一县吏未脱帽并未摘下眼镜，军政府一官人上前抓下县吏帽及眼镜，掌其两耳光，县吏俯首无言。时因战事频繁，局势甚乱，修墓经费一时难以拨下，故无以竖碑立传。彭妻及女儿客住寺中，与和尚共念《金刚经》超度忠魂，翌年在观音阁化经后，方回原籍凉亭居住。

不久，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，军阀王占元统治湖北，武昌首义成为忌讳，西山烈士墓无人问津。直至一九二七年后，才拨款两千银元在烈士家乡凉亭兴建四合院式的“彭烈士祠”，祠上殿神龛供烈士遗像，张群题匾：

“气壮山河”。祠南立高四尺青石碑，正面刻有黎元洪的手书“彭烈士故里”，背面刻有彭烈士业绩。碑周大理石制

作的青狮白象四只，庄严肃穆。段店人徐维贤悼烈士碑时曾赋七律一首：“一死名留万古垂，临刑骂贼志不亏。从容就义身甘殒，不怕牺牲世少为。首创共同三烈士，迎风响应两湖师。卒成汉业灰疆土，特立千秋纪念碑。”烈士的祠、碑落成后，当局每月给烈士亲属抚恤金一百银元，彭母六十元，彭妻四十元。其时，烈士家乡华容被命名为“青云乡”。在武昌亦命名的有“彭、刘、杨路”、“三烈士街”，还修建了“三烈士亭”。一九三四年辛亥首义功臣喻育之，赵师梅等到鄂城巡视，登临西山谒烈士墓，见棺露于外，久为狐狸鼯鼯游偃之所，叹烈士昔日之壮举，独其一人无一日之享，今且墓地荒凉，愤世人忘恩负义，不记前贤。于是，找和尚取木板一块，大书其上曰：“作中国国民，勿忘建国之人，愿与同志共修此墓。”后征得何成浚、李鸿基、李范一等人的同意，在彭烈士墓前立双十字石门牌，以示十月十日首义之意，墓后立碑载其事迹，坟地培土成丘。

解放后，原鄂城县人民政府、县政协拨款修整坟墓，并请城中文士周隽、杨济民撰联，由胡桂圃书，刻于双十字门牌上，联曰：“浩气贯长虹黄帝子孙原有种，红旗光大地人民事业正无疆”。县长李文明、县政协副主席黎炳元曾两次往华容彭烈士祠慰问烈士遗孤，惜其秦氏寡母孤女生活清贫，决定接往城内定居，由国家供其生活费用。因彭妻执意不愿离开烈士故里，李文明、黎炳元当即给彭妻五十元钱修房，五十元钱置衣，五十元钱购粮，每月还由政府发给生活费二十二元。每逢清明时节，县政府、县政协负责人均上西山祭扫烈士坟墓，于烈士墓周栽四季常青之

树。城内学校师生，自制花篮、花束，在烈士墓前列队祭吊，缅怀先烈为中华献身之精神。

而今，彭烈士墓地已辟为公园。中外游客登临西山，观赏秀丽景色，凭吊烈士英迹。西山得彭烈士墓，山水为之增色，不逊西湖之有岳坟。它如苍翠的西山，万代景仰；如奔腾的长江，千古长存。

作者现为鄂州市委对台办公室主任。

附：

武昌首义鄂城彭楚藩烈士墓碑 碑 文

烈士讳楚藩，湖北鄂城人也。

清季入陆军第八镇为宪兵。当时清政不纲，秕疵百出。先总理孙公，以革命相号召，海内志士，多阴相结，遥与呼应，武昌文学社其一也，烈士与焉。

文学社，约以披甲者为限，故阂于资，难赴事机。会襄阳刘公仲文，以纳粟给其家人，获八千金，将为革命助，方审顾问，烈士闻而进曰：“我辈所苦者贫耳，得公义举，则大事集矣，倘有驱策，生死唯命。不然，我宪兵也，搜扶是职，即当逮公以自首。”刘公笑而颌之，革命进行乃益速。民国纪元前一年，争路案起，民情鼎沸，武昌发难有日矣。

事为清吏所闻，白昼戒严，路人噤不敢行。烈士以宪

兵，得往来自如。至社，闻语声达户外，危之再四规以戒慎，其缜密如此。然终为逆者所获，鞠吏伟其状貌，温语诘之曰：“汝宪兵也，职在嫡奸，得无以侦察而误逮耶？”烈士怒而叱之。复穷其党羽，烈士大声呼曰：“黄帝子孙，皆吾党也。愿速吾死，以激天下义士之心。”于是遂与常德刘复基、谷城杨洪胜同时遇害，世所称彭、刘、杨三烈士是也。其时距首义之日，仅十余时耳。

越二十有二年，育之与范一、基鸿、师梅等，先后以党政巡视鄂城，谒烈士墓，则一棺暴露，久为狐狸蝼蚁游偃之所。访其遗孤，仅一女为农家妇，能供麦饭而已。归而告于成浚，相与唏嘘曰：“开国之初，吾鄂死事者众矣。独烈士等无一日之享，而身先受祸，今且藏幽不闷，子姓零落，而世之贪天之功为己力者，犹若若也。吁，可悲已！”

比者，国难未夷，遗孽复活，白山黑水之间，倘有闻烈士之风而兴者乎！”乃重修其墓，树之以石，述其崖略如此，并当请于国而张之，以为天下式。复为之铭曰：九世复仇，春秋所许。伟哉烈士，气吞胡虏。匪为名趋，匪为利走。忠以将事，义以匡友。视死如归，叱吏如狗。没未须臾，光被万有。身蒙其难，世受其庥。缅怀前烈，恫此荒邱。矧彼虎伥，卧榻犹斲。谁欲继轨，还我河山。爰选贞珉，以封以树。谨告国人，烈士之墓。

何成浚 喻育之 李基鸿

赵师梅 李范一 敬立
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穀旦

吴兆麟传略

潘仕良

吴兆麟，字畏三，葛店岳陂村人，生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八日。一八九七年赴省城工程营当兵，第二年肄业于本营将校讲习所。后不久又从本营选送到湖北参谋学校学习。学习期间，各门功课全优。毕业后仍留工程营任职，逐渐擢升为左队队官（相当于连长）。同营的官兵和同学对他都很尊敬。

辛亥革命前，曹亚伯与刘静庵、武昌圣公会会长刘兰亭等成立日知会，进行革命活动。吴兆麟也参加了日知会，并被推为日知会干事之一，从此，吴广泛接触进步人士，泛览革命书报，合谋革命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，武昌起义的计划泄露后，革命组织、机关遭到严重破坏，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等人被逮捕。清吏侦骑四出，武昌城内紧急戒严。

十月十日凌晨四点，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。清军下令封锁新军各营，严禁士兵外出，外人也不准入内。军营中一片混乱，士兵们早有起义决心，但因领导起义的蒋翊武、孙武、刘公等都不知去向，拿不定主意。

楚望台军械库历由工程营前后左右四队轮流驻守，十日由左队守卫。左队一排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利用值班之机，外出串联，筹集子弹，准备当晚起义。晚七时，他集

合数百人向军械库进发，到达军械库时，守库的左队士兵已被马荣发动，占领了军械库。清督练公所所派的监守员大都逃走，因人多事急，“众士兵平时皆依赖官长指挥，此时秩序忽乱，见无官长，惶惶无主；虽有代表，而士兵仍不信仰。”可谓群龙无首。此时熊秉坤提议：以平日资望高，识军略的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，统率全师，指挥一切。顿时全场士兵一致拥护。熊秉坤为副指挥。吴兆麟早就对清政府腐败无能，丧权辱国，内政日非，外患日迫不满，现已觉革命既起，正可一展多年的抱负。待起义部队全都到达楚望台后，吴即集合各军训话：“诸位推举我，我只有服从，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民族存亡的大事，必须听从指挥，服从命令，违令者，一律军法从事。”还要求士兵“不得滥杀无辜。”众士兵一致赞同。吴以总指挥的身份立即去防地巡视，并在楚望台设立临时指挥所，就地下达命令：以工程营为首，兵分三路，进攻督署。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中和门、通湘门、大东门，以掩护蛇山起义军炮兵阵地。一时士气沸腾，军威大振。

清督瑞澂和张彪、铁忠等惊恐万状，一面准备逃命，一面集合清军企图作最后挣扎。起义军大炮虽猛，但步兵仍无法前进。在此情况下，吴兆麟意识到：攻下总督衙门，是起义后的头等大事，是起义成败的关键。如天亮前不能将敌击溃，天亮后清军反扑过来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他马上将预备队加入，并由熊秉坤组成敢死队，带上引火器材，在王府口乾记衣庄烧起火来，在火光照耀下，炮弹才命中督署。十一日凌晨，占领了武昌，当晚光复了汉口，次日又攻克了汉阳。清督瑞澂等越后墙登楚豫兵舰逃走。

吴兆麟在此关键的战斗中，起了极其重要的指挥作用。在他的影响下，许多清兵、军官纷纷站到革命的一边来。十一日上午，新军代表和绅商代表在阅马场咨议局聚集，商讨组织湖北军政府问题。由于孙中山远在美国，黄兴在香港，起义前文学社、共进会推举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、鄂军都督刘公均不知去向。这时，有人主张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（相当于旅长）黎元洪为都督，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反对，认为黎不是革命党人，公举吴兆麟为都督。但吴谦称“官卑职小，压不住众，”表示不敢承担。吴兆麟并认为推举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，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，可以鼓励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，踊跃参加革命，于是也赞成黎元洪出来任鄂军都督。大家见吴同意，也只好同意了。

此时黎元洪躲在他的参谋刘文吉家中，吴兆麟得知后，便派人将黎请来。吴骑马出迎，并下令列队鸣号向黎致敬。黎责备他不应跟革命党一起造反，要他赶快收兵回营，“不要把乱子闹大了。”吴低声对黎说：“请统领暂且容忍，他们是一股奋勇之气，稍不如意，即动起手来，反于统领面子不好。”又说：“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，统领素得军心，事已至此，实属天意，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。”接着，武汉知名人士纷纷劝黎顺应人心，接受推举，共伸大义。但黎执意不从，“你们不要抬举我，我不是革命党，不够做都督的资格。”这时，李翊东握着手枪，大声吆喝：“谁甘心当满人奴隶，谁吃我一枪。”吴急忙摇手制止。没有办法，黎只好勉强地答应，阅马场咨议局成为临时的鄂军都督府，黎元洪成了名义上的鄂军

都督。当天晚上黎趁乱私回协司令部，张振武怒气冲冲，说黎不识抬举，不如斩首示众，以壮革命军威。吴兆麟说此事万万不行，并加以制止。

为提高鄂军的威信，十月十六日黎明，鄂军都督在阅马场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。同一天，并聚集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举行会议，讨论鄂军都督府的组织条例。并推定杨开甲为参谋部正部长，吴兆麟任民军第一协统领兼参谋部副部长，免去临时总指挥之职。实际上参谋部是由吴当家，正部长杨开甲辞职后，他继任部长。

此时北洋军阀袁世凯也受到清政府取用，被封为湖广总督，兼办剿抚事宜。尔后又被封为钦差大臣，节制调遣各军。袁一面令冯国璋率兵攻打汉口，一面派密使来武昌劝黎投诚。十月二十七日，袁世凯派密使蔡廷干、刘承恩持英国领事的介绍信来武昌要求面见黎元洪，要与黎接洽停战议和条件。吴兆麟等人坚决反对黎接见他们，反对停战议和，态度十分鲜明。

这时，汉口已危在旦夕，武昌的人心也很浮动。十月二十八日，黄兴乘外国商轮赶到汉口，黎元洪立即派人把黄兴接过江来，并在鄂军中挑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骑一匹很高大的马，手里举着一面大旗，旗上写着“黄兴到”三个斗大的字，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个大圈子，一时民心士气为之大振。清军也震于黄兴的威名，闻者都群相戒备。十一月二日汉口失守后，革命党人集议黄兴为湖广大都督，或称南方总司令，以便统辖各省援军。吴兆麟坚持不可，根据当时湖北的情况，只能用战时总司令的名义，属于黎元洪之下。其理由是：黄庵午（黄兴号）的职位万

不可影响黎都督的地位，因黎不是革命党同志，但在湖北军界资深望重，此次公举为都督并非黎氏本愿，当时都称他深厚真诚，外人亦因黎氏关系，认我军为交战团体，各省陆续响应，来电表示推崇。若一旦将他更动，引起中外怀疑党人争权夺利，不秉大公，其不可者一。廕午为革命臣子，海内皆知，此次来鄂，大众热忱爱戴，乘此在湖北建立基础功勋，来日革命成功选举总统，自然天下归心，岂在区区都督虚名可较，此不可者二。廕午来鄂后，推任总司令，由黎都督命令发表，是黄已在黎下，一旦驾而上来节制黎都督，即黎不计较，必有人代黎鸣不平，或至引起内争，此不可者三。若黄的大都督发表后，黎的都督如何解职，各省党人群起质问，我等将如何答复，即云大众公意，当此战争紧张之际，忽而主将易人，各方必将谓我们心地偏窄，不能容人，此不可者四。湖北军界同志公推黎氏登台以来，对黎绝对服从，一心一意，敌忾同仇；一旦更换，必生疑虑，不能安心杀敌，且与黎接近的人，藉此从中挑拨，发生纠纷，反令廕午面子不光，此不可者五。顷清军时有间谍，找寻我军间隙，以冀煽惑军心，幸我上下一心，敌人无隙可乘，如我军内部发生磨擦，是予敌以隙，自取灭亡，此不可者六。总之我们应团结一气，齐心杀敌，前途才会光明远大，我非反对廕午，实为大局计也。吴兆麟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。十一月三日，黄兴任战时总司令，在汉阳昭忠祠设立总司令部，以坚守汉阳。参谋长李书诚也是随同黄兴来汉的，在鄂军中威信不高，对武汉的地形不熟，黄兴深感运筹乏人，特指名要吴兆麟任副参谋长，但黎元洪说：“调别人均可，

畏三不能离开。”为了两边兼顾，从此吴兆麟往来汉阳、武昌之间，既商讨作战方针，又勾通都督与总司令之间的关系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汉阳失守后，二十八日，黄兴去上海。蒋翊武为战时护理总司令，吴兆麟为参谋长，设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，两人合作无间，经常巡视阵地，商讨武昌防守方略。又继蒋翊武、谭人凤之后，吴兆麟任战时总司令。

十二月十七日黎元洪被举为大元帅后，吴兆麟任参谋长兼第五镇统制（师长）。吴凭自己的学能，在军府创建时期，如重大决策，军队整编，发布文电，清理藩库现金以及在汉阳、汉口战争中都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一九一二年三月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，黎元洪自请撤销大元帅府。黎为投靠袁世凯，借口财政支拙，军队众多，饷款莫措，主张缩小军队编制，以乞求袁世凯对他的信任。十月，湖北正式裁军，吴兆麟同其他师长一样，受陆军中将，勋二位，领退伍金五万元退伍。因吴是起义的元勋，影响很大，曾一度被调任北京。

一九一三年六月，袁世凯发布命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职，以黎元洪兼任江西都督。李烈均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，组织讨袁军，黎元洪又派吴兆麟在北洋军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军中任过联络参谋，以镇压讨袁军，但吴未起任何作用。同年十二月九日，黎元洪被调任北京，段祺瑞在权代湖北都督的短时期内，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，把原来的八个师并作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，黎的力量全部铲除，北洋军开到湖北，从此湖北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。

作为起义的元勋，吴兆麟深感痛惜。他对袁政府极为反感，此时对党人也丧失信心。由于阶级的局限性，使吴不可能完全站到人民一边积极反对袁世凯，而只能进行一些消极的抵制。从而转从事社会事业，专心读书。但以他的声望，是不允许长期隐退的。一九二二年被推举为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，并倡修首义公园。一九二五年前后，湖北督军肖耀南又委任他督修鄂城樊口大堤等工程。在吴兆麟的主持下，樊湖人民齐心协力奋战，以工代赈，先后修筑了樊口大堤和沿江大堤，开凿月河，兴建民信、民生两座大闸，初步能控制江湖水位的升降。一般年景，湖周的农田得以保收，亦不至影响渔民捞捕利益，初步实现了彭玉麟向西太后上奏的方案*和樊湖人民的愿望。

樊口大堤工程完工后，吴兆麟与日知会老友张纯一等人同修佛法，图“心安即国安，心治即国治。”一九三八年日寇逼进武汉，他以无干净土地可避，仍居武汉读经自遣。日方多次利诱，吴不为所动。

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，吴兆麟在汉口病逝，终年六十岁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曾予明令褒扬。湖北省政府为之公葬于武昌卓刀泉。

吴兆麟原配詹氏，生有祖慈、祖善二子，但早已去世；继配魏氏，生子祖荫，字景明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曾任国民党军职，现居北京。

* 彭玉麟向西太后上奏的方案：一八七八年八月二十

三日，苏浙赣总督兵部侍郎彭玉麟乘巡阅长江水师之便抵达汉口，改装易服，雇小船沿樊川而上，巡查暗访，观察地形。为了解决江、湖洪水的排灌和渔、农、商贾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矛盾，提出：1、筑坝建闸以利农田；2、修筑沿江大堤以防洪水；3、在樊口坝上设立转运码头，官督民办，以利商贾及交通运输。这一方案曾奏明西太后，但是由于湖霸与官僚的阻挠，竟被搁置。

（本文系根据《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》等有关资料整理。）